

新纪元作家文丛

中国文联出版社

萤光集

火菲●著



萤 光 集

火 菲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萤光集 / 火 菲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9

ISBN7 - 5059 - 3588 - 5

I. 萤… II. 火… III. 杂文集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2421 号

书 名	萤光集
作 者	火 菲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0001 - 2000 册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059 - 3588 - 5 / I · 2746
定 价	16.00 元

信手拈来亦精深（代序）

·杨迎新

进入90年代以来，火菲的杂文进入高产期，尤其是近几年来，他的作品频频出现在《唐山劳动日报》、《秦皇岛日报》、《河北日报》、《杂文报》《杂文界》、《山西日报》、《法制日报》、《干部党员人才》等报刊，引人瞩目。如今听说他的杂文集《萤光集》将问世，禁不住涌起了阵阵感想。

由于当杂文编辑的原因，我与火菲相识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约是在80年代末，我接到了他的一篇来稿，题目是《西僧东游的启示》，一看，觉得很有功力。后来有人告诉我，火菲在60年代就写过杂文，很有实力，建议我多加联系。但火菲写来那篇稿之后，好长时间未再来稿，经了解才知道，他先在河北丰南市的一个中学，后又在丰南市委宣传部担负领导工作，政务繁忙，很少有动笔的时间。以后他调入秦皇岛，时间较为宽裕，杂文写作便一发而不可收了。于此，可以看出，杂文创作虽属文学里的“短、平、快”，甚至被一些人目为“雕虫小技”，认为不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功成名就”，实在是一种误解。还是鲁迅说得好，杂文虽属短制，但“并不十分容易作”。杂文创作需要阅历的丰厚，知识的积累，灵魂的沉淀，语言的磨砺，浮躁之中仓促为之，是难得要领的。自然如果一个作家具备了上述的各种条

件，他的创作则有可能进入一种文思泉涌、驾轻就熟、信手拈来的境界。

钟情杂文数十年，已经“知天命”的火菲，大约就步入了这一境界。他的视野很广阔，他几乎抓到一个题目就能写，且能谈出一番道理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涉猎。大到剖析时空、社会、历史的兴衰演进，小到评判养狗的是非、君子兰的冷热，都在他的杂文集中得到了反映。所谓杂文之“杂”，杂文集犹如一部袖珍的解读社会万象的百科全书，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郁达夫语），我相信在火菲的杂文中得到了证明。

除了选题的广泛之外，另一个特点是，火菲的杂文大多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思想、见地的深刻，是一切优秀艺术作品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如果把一篇作品比作一个原子，“深刻”则是原子核，它的重量占整个原子的90%以上。偏重于明理的杂文更是如此。火菲的作品之所以深刻，首先得力于他常常避开常论，独抒新见。“能者上，庸者下”，人们常常这样说，但火菲却看到了这句话“简单化、绝对化”的一方面。他在《替“下者”开脱》一文中指出，因为干部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失误，“因此，那里的干部不一定上者全能、下者全庸”。“不少人干行政工作是庸者，做技术工作却是能者；办企业是庸者，办教育却是能者。”有的虽非帅才，却能做好具体工作。“倘若是人家主动让贤，要求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起码有自知之明，也是能的表现。因而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应该也没必要给下者戴上庸的帽子。”结论是“社会分工不同，无高低贵贱之分，能尽其才就是能者”。显然，作者的这一见解是辩证而透彻的。

此外如《阴盛可补阳衰》、《或许魏延是对的》等篇，都能言

人所未言，使人耳目一新。前者针对人们往往把“阴盛”与“阳衰”对立起来，且对“阴盛”颇多贬抑的观点，进行了剖白辨析，理正辞严，使人信服。后者认为，魏延在伐魏时主张从子午谷出奇兵，这种敢冒一点风险的战略是对的，“倘若当初采纳他的建议，极有可能直取长安，连司马懿都捏着一把汗。而孔明坚持保险，尽管战术上打了胜仗，但战略上却失去了良机，六出祁山并未成功。”接着，文章进一步阐明，“人一有了地位，就爱背上包袱，有了名气，就想力保‘清名’。位处帮手的孔明曾敢于冒草船借箭之险，一旦位居统帅，就谨慎起来。”作者对古人的褒贬，不受定论的影响，显示了一定的胆识，而且对诸葛亮心态的分析也入情入理。这是一篇以古论今的杂文，对于当前大胆推进改革是很有助力的。

正是由于对世俗之论保持了一定的清醒，或者说喜欢进行一番“逆向思维”，就使得火菲的杂文能够廓清事物表面的迷雾，使其露出本来的面目。常常见之于报告或文件中的“潜亏”二字，人们大多习以为常，很少有人探究它到底正确不正确，火菲却能透过这个词意本身，挖掘到隐藏在深处的浮夸风在作怪：“孩子都爱看笑脸，成人都盼好消息，于是就有了报喜不报忧，有了浮夸和作假，企业就出现了潜亏现象。”难能可贵的是，作者的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触及到宣传工作中的“潜亏”现象：“至于典型，只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揉上了面团，可以随心所欲，花说柳说，东谈西讲，或一典多用，或正反皆用，大可一叶遮目，以偏概全。除此之外，再把措施说成结果，把计划说成落实，便功德圆满，完事大吉，假的也就变成了真的。”这段淋漓痛快的文字，把“潜亏”制造者的惯用手法揭示得入木三分。至于对社会人情世态的探究，同样显示了作者笔锋的犀利。“人缘好”常被作为褒词使用，但作者却指出，只相信

群众划圈，未必一定靠得住。“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从根本上说，战略上说，整体上说。而在一时一事上，群众也不见得都看得那么准，特别是在人数较少，风气又不那么正的单位，有几个人一搅合二煽乎，再加上他们的亲朋跟着起哄，有正义感的群众或许就英雄不起来，在这样的单位，大刀阔斧干实事的领导就会没人缘，而爱施小恩小惠的领导可能人缘极好”（《说“人缘”》）此外，对于人们多见不怪的“摆谱”现象，名份问题，以至歌迷、舞迷等，作者都能烛照入微，发人之所未见。

火菲杂文深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在观察世象的时候，往往追根溯源，纵深开掘。当今的许多现象，尽管有着新叫法，其实是古已有之，或是由古演变而来，写杂文如果只限于就事论事，就难以深刻。火菲是深明此理的，因此，他在评说今人的时候，常常拉古人来作陪证。在《“傍大款”略考》一文中，由现今的女人傍大款，说到《红楼梦》、《金瓶梅》里的女人傍贾璉、西门庆，再说到过去的奶油小生傍阔姨太，进而扩展到文人、官员的傍大款现象。“他们智商高，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不称走狗而称‘客’。战国时期有春申、平原、信陵、孟尝四位贵公子，他们家里都有几千门客，有的又称为‘食客’。到了曹雪芹笔下，把贾政周围的人称为‘清客’……既能帮助出谋划，又能处理奴才、走狗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可为大款装点门面。”最后指出，如今的“傍大款”现象大概都源于此。这篇杂文，笔墨纵横开合，放论古今，堪称见解深刻的力作。《“官利钱”及其变种》一文更见作者观察社会现象之深刻，纵论古今之游刃有余。

火菲杂文在艺术上也是很有特色的。他在大学读中文系，此后又搞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这使他的杂文受到较强的文学润泽，因而形象、行动。避免了枯涩，而增添了理趣、情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谈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区

分“我要上”与“给我上”的不同，如果从正面入题，很可能令读者乏味。但作者独运匠心，以《三国演义》中貂蝉和孙尚香的两个著名美人计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为由头，说明内因是关键，只有从内心调动起人的积极性来，才可能把事情办好（《貂蝉的成功与孙尚香的失败》）。火菲的杂文，注意用形象说话，这无疑使他的作品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火菲的作品，语言洗练畅达，不软也不硬，恰到好处。所谓“软”，就是琐碎、模糊，温吞水，“钝刀子割肉”；所谓“硬”，就是讲道理“直古愣登”，带有说教意味，这是杂文创作的大忌。清人刘熙载说：“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慙；平视者，其言直。”火菲的杂文，直面社会人生，但对于读者，他是“平视”的，故而襟怀坦荡，评判是非，了了分明，决不模棱两可，令人无所适从。但他又仅仅是把道理指出来，让读者自己决定取舍，丝毫没有那种居高临下、“强按牛头喝水”架式，所以读他的杂文，会使人觉得是与一位爽快、友善的智者在谈天，不知不觉地受到感染和启迪。

火菲杂文，知识性强，善于用典，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一般来说，写杂文用典是常见的手法，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杂文的思想厚度。但用得如何却有高下、巧拙之别。高手用典，驱遣自如，剪接无痕，如盐之入水，可感到咸味，却不见盐粒。这就需要将典故烂熟于心，化为自己的血肉，然后再蘸满感情的浆汁，吐纳于文中。请看《乐道不必安贫》中的一段：“古代正直文人大都穷困潦倒，颜回只靠一簞食、一瓢饮；杜甫住茅屋，盖破被；吴敬梓借走路‘暖足’；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而政治上呢，除登上仕途者外，实际上地位并不比商人高多少，且不说元代有八倡九儒十丐之说，就是已经当官的贾雨村，还要巴结富商薛蟠，连鸡都不会卖的范进，中举前不知挨了屠夫丈人多少嘲骂

……”这一连串的用典，都是经过作者精心消化、取舍、组接起来的，闪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用典虽多却无古人所说的“事障”。另一篇《对“清高”的注解》，也是用典多而活的精彩之作。正因为巧妙地借用了典故，使作品内涵丰满，增强了趣味性、可读性。

或许是具有较深厚的文学功底，抑或是受传统美学的熏陶影响，火菲的杂文布局得体，结构谨严，逻辑性强，语势舒卷自如，张弛有度，间或飘散着一股淡淡的幽默气息，读这样的杂文，觉得很舒服，享受到一种快感、美感。此外，火菲的杂文在设题上朴实无华，他不靠花哨、虚玄来引人注目，只是力求准确、贴切，靠扎扎实实的内功去征服读者，这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文风。

火菲的《萤光集》就要出版了，莺飞草长的河北杂文之林，又将增添一方新的景观，可喜可贺！

2000年7月2日夜，汗流浹背，改毕于唐山梦园居

目 录

信手拈来亦精深（代序）	1
西僧东游的启示	1
警惕“少大人”干政	3
从本姑娘说开去	5
从养花谈起	7
“动机”漫议	9
对“清高”的注解	11
“潜亏”漫谈	13
肥水不流外人田？	15
反差的反思	17
识货、识人与被人识	18
《黄英》启示录	20
乐道不必安贫	22
“缚虎”与“逮猫”	24
姓氏及传宗接代	26

热中之热的话题	28
说“仿上”	30
说本分之“本”	32
刹刹“败德”的赌风	34
“名份”问题	35
小富岂能自安	37
知足者未必常乐	39
或许魏延是对的	41
各尽其责与大包大揽	43
替“下者”开脱	45
留住人才之后	47
“书生”之“下湾”	49
闲话“门面”	51
阴盛可补阳衰	52
过年说“拜年”	54
“结网”说	56
谨防取悦于己者	58
名称问题	60
追星·宠物·君子兰	61
“游戏人间”差矣	63
先发小财如何?	64
打住吧,养狗风	65
“人头马”的精明	66
探春为何能理财?	67
读名著	68
让学生勇敢些	69
说说“象征性”	71

何必花钱受骗	72
“马弓手”的身份及其它	73
繁荣必“娼盛”?	75
说“人缘”	77
寻找新知音	79
“排名不分先后”	81
不要“结合”掉什么	83
“义气”种种	85
管管流言	87
“忍”的百态	89
喜酒·份子·人情债	90
“忍”字小议	92
珍惜“大礼拜”	93
听说彩电要涨价	95
舔犊三题	96
貂蝉的成功与孙尚香的失败	98
豁达一点	100
“休闲”，还早些	102
闲聊热情	103
分清荣辱	105
话说贵族名号	106
别小看“师爷”一类	108
跳出“家族化”的泥潭	109
乍闻小学生名片	110
传销中的铜臭味	112
项伯其人	114
重耳的原则	116

“傍大款”略考	118
漫话“王海现象”	120
广告语的模糊	122
秧歌需要革新	124
给工人写点什么	126
上帝面对“承诺”	128
“官利钱”及其变种	130
改改“内部规定”	132
用好“他山之石”	134
呼唤道德	136
全面看魏延	138
道德防伪	140
诚信为本	142
难得慎独	144
真实的历史画卷	146
养育之恩哪!	148
无聊而有害的传言	150
说说应试教育	152
看《喜莲》说“大片”	154
先“金榜题名”后“洞房花烛”	156
“环卫”，大家的责任	158
我爱读书	160
自己掌握命运	162
学会读书	164
读书人	166
给商战降温	168
宋代的官制	170

“我是中国人”	172
精品城的忧虑	174
忠于原著 高于原著	176
一个成功 一个失败	178
别折磨自己	180
整形感叹调	182
给废塑料袋系个扣	184
“春风又绿江南岸”	186
要尽“匹夫”责	188
城里人不爱钱	189
警惕农家“贵族”现象	190
无所不在的反差	191
勿“小骂大帮忙”	192
提供什么精神食粮	193
干什么都挣钱	195
林冲的无奈	197
鞍马之思	199
净化灵魂	201
“小皮袄”析	203
司法不容腐败	205
牢骚勿盛	207
收入的颜色	209
下者未必皆庸	211
让谁风光	213
“红包”之我见	215
呼唤梢瓜	217
时空遐思	219

数字的误区	221
扩大“内需”说	223
期盼高雅	225
“迷”的变异	227
假如再来一次地震	229
不慕仙人	232
为“杞人”正名	234
敬意由何而来	236
“空穴来风”等等	238
不一定总当“状元”	240
“随大流”之“流”	242
面对“名人”	244
坚持一下	246
《西游记》“续”得不咋样	248
慎用“疗法”	249
大话	251
“山无棱”？	253
面对减负	254
后记	257

西僧东游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人已经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陶醉中清醒过来了，但接着就有人重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的老调。有人还振振有词地说：要不唐僧怎么会到西天取经，郑和怎么会多次下西洋呢？

说到和尚取经，我倒还知道这么一个故事。《聊斋志异·西僧》载：西僧自西域来，自言：“西土传中国名山四：一泰山、一华山，一五台，一洛伽也。相传山上遍地皆黄金，观音、文殊犹生。能至其处，则身便是佛，长生不死。”“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聊斋》毕竟不是史书，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如果仔细回味一下，还是能给人以很大启示。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要向外国人学习，外国也有人想向我们学习。四大发明固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仍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确实落后了100多年，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世人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且不说古老的针灸重放异彩，迷人的京剧和杂技高人一筹，也不说许多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外国派了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单说科技领域，报上今天宣布中国的某项科研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明天报道某国际会议在中国召开，就足以证明民族虚无主义是多么虚无了。

当然，伟大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我们既不可妄自菲薄，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己不如人家的地方还得老老实实在地

学，决不能再搞闭关锁国，故步自封。蒲松龄在《西僧》的结尾处说：“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而笑，两免跋涉矣。”尽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但“两免跋涉”则是不可取的，关键是“跋涉”前不要想入非非才是。

原载《唐山劳动日报》1989年12月27日 署名火菲